



ZHONGGUO DANGDAI |
| WENXUE ZHONG DE
“XING” XUSHI |

胡少卿 | 著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 “性”叙事（1978 — ）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
『性』叙事（1978—）

胡少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胡少卿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6

(左岸书系·第一辑)

ISBN 978-7-5336-5015-5

I.文… II.胡… III.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7344号

策划统筹:何 客
责任编辑:何焕生
装帧设计:袁 泉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10 000

版 次: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天然地喜欢“左岸”这个词——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词与巴黎塞纳河之滨有关。

因为搞创作的原因，我对词会有一种敏感。平时看书，记住的常常不是段子，也不是句子，而是一个一个的词。那些词会触发我想到许多句子，许多段子，甚至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乃至一部有头有尾的小说。后来读了米兰·昆德拉，知道世界上有个作家，就是从一个一个词去解读世界，写一部又一部小说的——他的一部小说，常常就是围绕一个单词，比如：轻、媚俗、不朽、慢，等等。我由衷地喜欢这样一种切入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

做学问时，也一样喜欢去琢磨一个一个的单词。阐释一个观念，说明一段意思，总要从提炼出一个单词来，若是这个单词诞生了，就觉得那个观念、那段意思终于被彻底搞清楚了，可以画上句号了。

原来，世界上任何一个词，都不是无缘无故诞生的，都是值得我们去细读的。一个词，就是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段历史。

比如这个“左岸”。

且不说巴黎塞纳河之滨的象征意味，这个词给我的直觉，就是它有一种不合流俗的傲慢之气：是“这”，而不是“那”；是“我”，而不是“他”；是“此”，而不是“彼”。它的叛逆性、敌对性、革命性、指向确认性、身份认同

性，克制不住地从字面下喷薄而出。你会同时想到另一些词：红旗、纲领、呐喊、抗争、维新、流派、集团、反调、分裂、脱离、山头、登高、激情、冷面、浪漫、酒神精神……

如此感觉，大概是因为这个词里头沉淀了太多的历史含义和世俗性认知。使用右手，这是普遍的方式，是正常的，而使用左手则是个别的方式，是反常的。从前，对左撇子是有一定歧视的，于是左撇子们成立了左撇子协会，联合了起来。“左”之所以有对抗主流的意思，有超越常规的意思，最初，是不是与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事情有关？尽管后来，“左”鼓动和唤醒了大众，从而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甚至一统天下；但开始时，好像总是那么少数几个人是革命的种子，因此，才显出英雄本色。因与“右”相反，“左”就有了相违、不合、反对的意思，于是就有了“相左”这个词。“左”似乎亦有冒着生命危险而坚持正义和真理的含义。如“左袒”，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过世，吕姓势力独霸天下，吕后一死，周勃夺取兵权时，对军中众人说：拥护吕氏者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者左袒（露出左臂）。结果是，都“左袒”。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法国巴黎塞纳河右岸的那一边左岸——是左岸，而不是右岸，竟然也是左派云集之地。充满了咖啡香气与人文情怀的巴黎塞纳河左岸，不仅是向往思想、自由、浪漫、情调，与正统、保守相背的巴黎人喜欢聚集的地方，也是全世界人文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一种精神象征。在那里，芬芳的咖啡、超然脱俗的风景与深厚的文化关怀、对文学艺术的津津乐道相映成趣，各路学术无不具有开天辟地、独领风骚的强烈欲望，摒弃世俗、拒绝情性的浪漫的诗意，流遍了这里的大街小巷。与由王府官邸和商业通衢所组成的权力和经济中心的右岸相比，这里是生命更可恣意张扬的地方，是卓尔不群的地方，是激情流淌、活力四射的地方。

于是“左岸”就成了一个符号，一种象征。

用“左岸”作为这套丛书的名字,是颇有意味的。

相聚“左岸”,亦是期许学术与生活、文学与生命相洽和谐的理想状态。其次,本套丛书中作者有不少是“左岸文化网”的成员。更切合“左岸”含义的是,收在这套丛书里的著作都是出于一些年轻学者之手,他们有敏锐的思想,有不合流俗的性格,有打破沉闷局面的欲望,有“搅局”的念头,有一种逆流而上、逆风飞飏的快意。他们注视着这个滚滚红尘的世界,发现问题的心思总是缠绕在心头。他们喜欢破绽,喜欢漏洞,喜欢盲区和空白,喜欢没有被人发现又恰恰极其重要的领域和问题,喜欢创新和革命的理由。但他们是被思想和知识武装好了的,是有准备的,是看准了的,是有的放矢,而不是耍花腔、哗众取宠、立山头、闹独立。与他们的前一代学者相比,他们的优长就在于他们是在一个宏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之下开始他们的学业和学术生涯的。虽然有时也不免会发生误读或知识使用生硬、不当的事情,但毕竟他们的话语资源是充足的。

塞纳河左岸的那些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雄辩,他们的非凡格调,他们的潇洒和派头,其实都源于他们的深厚学养、造诣和精神。

我在一篇文章《专业的难度》中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的难度是很大的:一是它的研究对象之价值不尽如人意;二是本专业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主权;三是被研究的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不易定格;四是它不可避免地陷于人际关系之中。因而这个专业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单词似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或许,相较于其他专业,当代文学研究尤其需要一些“左岸”精神。在那篇文章里,我还说: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所面对的财富是不停地增长的。它虽然不总是财源滚滚,但总能不断地有所进项。它不是靠利息吃饭,而是靠新的财富增长。正是由于总是在面对新的文学现象、处于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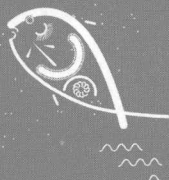
不居的当代文学生态中,“左岸”精神中那些新鲜的、敏锐的、具有批判精神和浪漫情怀的气质才更彰显出其独有的魅力来。

当然,他们也并非就是无可挑剔的,甚至还有让人疑问的地方。在大与小、重与轻、本质与非本质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可质询之处。以为那个问题很大,很重,可对于文学而言,是否就真的很大、真的很重?而那些被看小了、看轻了的问题,对于文学而言,是否就真的、真的轻?其中一些宏大的或者不怎么宏大但却是很新鲜的问题,对于文学而言,到底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的专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批评话语的资源方面是否需要确认一下有些资源是有效的合法的而有些资源是无效的和不合法的?等等。据我的感受,塞纳河左岸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并不总是沉浸在宏大的思想中。也许,接下来,这套丛书的作者很快就会来思考这些看上去似乎小了一点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左岸文丛”的“左”并非“左派”的“左”,而是“左岸精神”的“左”。

2008年7月3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 录



岸 书 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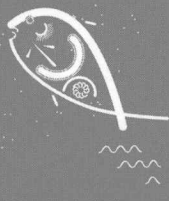
uan Shu xi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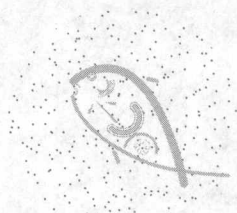
《左岸书系》献辞	1
导 言	1
壹 “罪感叙事”:被捆绑的性	15
第一章 “性”如何浮出“文革”后历史地表?	23
第一节 爱情:性的“罪感”表达	24
第二节 “性”作为一种控诉	34
第三节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意义	43
第二章 “罪感叙事”的运行方式	52
第一节 性的“道德化”表述	53
第二节 性的伦理困境	57
第三节 “母亲”与“妓女”	65
第三章 革命与性的嬉戏	70
第一节 革命对性的征用	71
第二节 性对革命的颠覆	76
第三节 性与革命的断裂	81
贰 “生命叙事”:构筑一个大写的“人”	91
第四章 “性力=生命力”的话语塑形	98
第一节 “人”、“生命”与“性”的嫁接	99
第二节 身体器官的等级制	107
第三节 “生命叙事”的两个套路	115
叁 “还原叙事”:虚弱的身体反抗	125
第五章 “还原叙事”的加减法	128
第一节 “性”的脱身术	128

第二节 身体反抗的意义	135
第三节 “性”的写作动力学	143
肆 “表演叙事”:系统宰制下的“人”	149
第六章 “注意力”文学的语义系统	156
第一节 “注意力”文学	156
第二节 “符号化”特征	161
第七章 女作家“性史”写作的困局	169
第一节 命名与归类	169
第二节 “性史”展露的悖论	174
第八章 中国“性事”中的西方人	182
第一节 “中女西男”	184
第二节 “三角模式”的比较分析	188
第三节 重建“中国生活”	193
第九章 王小波:淡漠与消耗	199
第一节 新质	200
第二节 性作为一种“消耗”	205
第三节 虐恋或权力的游戏化	211
结 语	217
主要参考文献	225
后 记	231

导言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

“性”作为一种现代装置

性是一种生物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建构。本书研究的是 1978 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性的表述的历史。论者关注的不是“性”,而是关于“性”的话语,关于生物的“性”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标记、组织、制作成了文化的“性”。换言之,本书并非通过当代文学作品来研究中国人的性生活状况或道德状况(这是社会学的做法,尽管社会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叙事),而是研究中国人的性生活是如何被当代文学作品所表述的,这种表述的机制、策略是什么,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有怎样的内在理路。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曾提出著名的关于“风景之发现”的观点。一般认为,风景是第一位的,而对风景的描绘则是第二位的;但柄谷行人指出,作为“自然物”存在的“风景”与被描绘的“风景”是不一样的。“风景”的存在,恰恰是被对风景的描绘和隐藏在描绘背后的一套观念生产出来的。

现代表述中的“性”也有这样一个被生产的过程。“古人把性或性欲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他们把死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只是到了现代,我们才在相当大的规模上,把性成功地分离出来,作为我们主要关切

的事情。”^{〔1〕}“性”作为一种现代装置,与此前的区别在于,它开始和“真理”挂钩,不再仅仅是生物性的“肉欲”和适量或过度的问题。人们通过“性”来认识自己,判断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断言,我们到了19世纪才有了“性”:“到了19世纪,性行为作为个体自我的象征,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告诉我你的欲望,我便可知你是怎样的人。’这是典型的19世纪的话语。……人们仍然认为、并且被鼓励来认为,性的欲望揭示了他们深层的本质。性不再是秘密,但仍是一种征候,一种对我们的个人性的最大的秘密的表白。”^{〔2〕}

作为生活于19世纪的思想家,尼采对“肉体”和“性欲”的重视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转折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相对于“灵魂”一直居于次要地位的“身体”被尼采抬举到关键性的地位,他说:“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3〕}在19世纪累积的对于“性”的关注的基础上,弗洛伊德适时出现了。他将“性”看作是一种隐藏在身体内部的决定性能量,并将“性”和“压抑”连接在一起,认为对“性”的压抑是文明进展的前提。这一关于“性”的基本认知开启了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后继的思想家如荣格、拉康、赖希、德勒兹、马尔库塞等人都是在弗洛伊德建立的思想平台上工作,精神分析理论成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知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无不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弗洛伊德理论作为一种“无法验证”的“科学”塑造了人们对“性”的全新认知,它内化为人们思想意识的一部分,进而生产可以不断循环验证它的科学性的现实。卢卡契曾感慨说:“当唐吉珂德仗剑远游的时代,世界还如同大路一样向我们敞开,而到了巴尔扎克的时代,世界便退化为城市里

〔1〕 罗洛·梅:《爱与意志》,冯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7页。

〔2〕 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 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的公司办公室和股票交易所——最后世界消失了，她成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内心开放的一枝花朵。”^{〔1〕}卢卡契描述了一个世界由“外”向“内”转换的过程，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的思想轨迹，也在这一过程之中。在马克思那里应用于“阶级”的“压迫”概念，转换成了弗洛伊德应用于“性”的“压抑”概念，外部世界的斗争被转换成一場发生在身体内部的争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弗洛伊德理论似乎也可以视为是资本主义面对危机的一种“自我疗救机制”。

弗洛伊德理论奠定了 20 世纪“性”叙事的基石，更关键的是，他提供了一个将“性”置于中心出发点的角度。人的温饱、安全、认同等需要被这一角度降格处理。他将“性”与“压抑”连接，同时也意味着将“性”与“解放”、“革命”、“反抗”连接。马尔库塞就将人类解放的前景描述为一种“爱欲”的解放，他尝试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进行嫁接，“性”作为“爱欲”的主要内容，它被解除压抑状态构成一个乌托邦前景。马尔库塞的名言是：“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2〕}“性”开始广泛地作为一个“真理事件”出现，开始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我们对现代生活的认定中去。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性”也被编织到启蒙运动的价值理念里，成为“反封建”的一面旗帜。在郁达夫的《沉沦》中，“性”几乎是以一种有点唐突的姿势被嫁接在关于国族命运的焦虑中，主人公把性苦闷的最终解决寄托在国族的强大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1〕 转引自韩毓海：《天下》，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35 页。

〔2〕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 页。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性”因为与“压抑”连接而天然具有“革命”的爆发力,成为“革命”的另一个战场。茅盾在《幻灭》中如此描述当时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激……单身的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1〕

“性”在五四新文学中才被真正“发明”出来。在这里,“性”被对象化,被审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服务于某种关于“本质”的想象。这一态度和中国传统小说对“性”的处理是不同的。在《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小说中,“性”是一种像吃饭一样的需要,像生老病死一样自然,它往往是按照适度还是过量的标准被纳入一个因果报应的劝诫框架。在晚清妓院题材的“狭邪小说”中竟然出人意料地看不到多少“性”描写,“它们的毛病‘不是太淫荡,而是太圣洁——不但没有性挑逗的场面,连稍微肉欲一点的镜头都没有,至多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一点‘非分之想’”。〔2〕我们看《海上花列传》的时候,其实很难把故事发生的场所和我们想象中的“妓院”联系起来。这同样和“性”没有被分离出来有关。

在对既往“性”描写历史的阐释方面,人们同样习惯于用“压抑/解放”来赋予那些“性文学热”以意义。比如,以《如意君传》、《金瓶梅》、《肉蒲团》等小说为代表的晚明时期的“性描写热”被认为是对“程朱理学”过度禁锢的反动,而“文艺复兴”时期涉及较多“性”描写的薄伽丘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认为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结束的曙光。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性”描写的松动,也被认为是“解放”的象征。这些都是由弗洛伊德的思想框架确立

〔1〕 茅盾:《幻灭》,见《茅盾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71 页。

〔2〕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14 页。

的视角。

弗洛伊德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强制性结构,这一对“人”的认识演变成禁锢人们的牢笼,成为一种“性”的专制,从而成为福柯破解的目标。他把“性解放”转换成了“从性中解放”。福柯说:“我们不应认为:我们通过对性的肯定就能达到对权力的否定;相反,我们正沿着普遍的性欲机制所开创的道路前进。”〔1〕福柯的《性经验史》即是对“压抑/解放”二元对立模式的一个颠覆。在书的开头,他将人们通常认为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严重的性压抑指认为是一种“压抑假说”,他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虽然性受到严厉的管制,但同时,种种审查、监视、勒令忏悔、分类命名等机制也导致了性话语的大量增生、繁衍;在压抑的机制下,性受到了激励,并被广泛迷恋。通过对“性”这一知识领域的分析,福柯揭示了权力的“毛形态”。〔2〕

弗洛伊德理论导致了“性”话语在文学中被“发明”,而福柯的思想则提供了考察“性”话语的视角。如果说弗洛伊德使本书的“论域”得以成立,那么,福柯的知识考古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则为本书提供了研究的路径。

“历史化”与“话语分析”

一个已经被广泛谈论的事实是,近三十年间中国文学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关于“性”的描写在文学中越来越普泛化、常规化,乃至成为一个令人产生“窥视疲劳”的元素。当下各种文学期刊、出版物和网络上发表的小说,大多都涉及“性”描写,似乎写作者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不写“性”

〔1〕 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尚志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2〕 这是福柯对权力存身状态的一个形象表述,他说:“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毛形态的存在,想到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态、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参见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尚志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